

当代名家散文精品

肖复兴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怀旧情绪

怀旧，总是带有一种苦味，带有一种春秋演尽、繁华脱落的苍凉感。那是对逝去的岁月一种恨爱交加的情感；那是对现在的生活的一种不满足而失落的情绪；那是一种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家又迷失了来时路漂泊无根的感觉……

红尘绿缘

远离古典

寻找乔丹

京城球迷



I267
472
3

当代名家散文精品

肖复兴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怀旧·情·绪

089980

怀旧，总是带有一种苦味，带有一种春秋演尽、繁华脱去的岁月一种恨爱交加的情感；那是对生活的一种到现在的还没有找到家又迷失了来时路漂泊无根



女子学院 0000678

那是消逝失落的情绪；

怀 旧 情 绪

肖复兴 著

*

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京市卫顺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 字数 228,000

1997年3月北京第1版 199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5,000 册

ISBN 7-5039-1532-3/I·675

定 价:13.80 元



肖复兴 当代作家。1947年出生，北京人。曾到北大荒插队。1978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，1982年毕业。当过大中小学的教师。现任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副总编辑。

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，现已结集出版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集、报告文学集、散文集、理论集四十余部。曾获全国及北京、上海优秀文学奖多种。近著有长篇小说《无处不在》、《青春三部曲》，散文随笔集《北京人》、《圣诞夜》、《与风同往》、《不会再有第二个你》、《复兴随笔》、《星星雨》、《最后的海菲兹》等，并有《肖复兴作品自选集》三卷即将出版。

责任编辑: 董瑞丽

封面设计: 晓 斌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(1) | 第一辑 水果之什 |
| (2) | 无花果 |
| (5) | 冻酸梨 |
| (8) | 椰子 |
| (11) | 荔枝 |
| (14) | 木瓜 |
| (17) | 油桃 |
| (19) | 樱桃 |
| (22) | 西瓜 |
| (25) | 香橙和草莓 |
| (28) | 西瓜和哈密瓜 |
| (32) | 卷心菜里的苹果 |
| (35) | 香蕉之诗 |
| (38) | 第二辑 北京杂俎 |
| (39) | 广和楼 |
| (43) | 致美斋 |
| (46) | 前门外 |

- (54) 天桥梦
(58) 北京胡同
(62) 北京老饭庄(上)
(66) 北京老饭庄(下)
(70) 北京小吃
(74) 窝 头
(77) 酸梅汤
(80) 北京话
(83) 北京人过年
(85) 北京人三章
(93) **第三辑 朋友之间**
(94) 朋友之间
(99) 老朋友是酒
(102) 菠菜宴
(104) 椴树蜜
(107) 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
(110) 窗上的哈气
(113) 土著诗人
(116) 自然之子
(118) **第四辑 怀旧小札**
(119) 忽然想起了棉花
(121) 怀旧情绪
(124) 听蔡琴
(127) 生日的翅膀
(129) 花间补读未完书
(132) 白发苍苍

- (136) 感受月光
(139) 我们没有约会
(142) 本命年心愿
(144) 春节杂忆
(147) 童年的圣地
(150) 提篮小买(十则)
(166) **第五辑 红尘绿缘**
(167) 红尘绿缘
(170) 相思树前
(174) 九十岁的祝福
(177) 邮 缘
(181) 读 者
(184) 珍珠兰
(189) 丁香结
(192) 思茅小姑娘,你在哪里
(197) 地理课
(199) 爱情故事
(201) **第六辑 街头拾零**
(202) 街头故事
(204) 橘黄色的街灯
(206) 如果我们不用眼睛
(210) 童 谣
(213) 地铁上看报
(215) 逛商店
(217) 尊 重
(220) 忏 悔

(222)	远离古典
(225)	婚姻是一本散文书
(228)	关于杜甫
(231)	遭遇夏利
(236)	广岛漫步
(242)	第七辑 体育笔记
(243)	面对刘易斯
(248)	寻找乔丹
(252)	想起克里斯蒂
(256)	难忘玄静和
(261)	思念奥蒂
(265)	与竿共舞
(268)	巧遇瓦尔德内尔
(270)	李宁和童非
(274)	说 球
(277)	看 球
(280)	迷 球
(283)	输 球
(286)	京城球迷
(289)	悲剧足球
(293)	坐在田径场上
(296)	亚特兰大给予我们的……
(300)	黑白哲思
(307)	体育论
(313)	后 记

第一辑

水果之什

无 花 果

有三十多年未见无花果了。

初到新疆，在库车县城赶“巴扎”，见身着漂亮衣裙头扎多穗长辫的姑娘手持蒲扇一般绿叶，卖一种扁扁圆圆黄黄的水果，竟不知是什么东西。那叶伸出五杈，仿佛五个肉乎乎的粗手指，绒毛毛的，格外柔软。那果实十分硕大，有的竟有一个巴掌大，水渍渍的，十分鲜灵。小贩们不停用叶子扇着、叫卖着。我不大清楚她们是为了给它扇风怕它水分跑掉呢？还是赶着想来尝鲜的蚊蝇小虫！

朋友告诉我这就是无花果。

我简直不敢相信！这就是无花果？我见过无花果呀，哪里有这样大？小时候，我住在北京一座会馆大院里，那时候我大概也就是八九岁吧，见过街坊许先生家种着一株无花果，这无花果的名字就是从许先生嘴里听说的。他是位老工程师，在全院里最有学问也最有钱，爱种些花花草草的，一到夏秋之际花香便在全院飘飘荡荡。那株无花果种在一个花盆里，两尺来高，一到秋天就结出青中泛黄的果子。不过，那无花果很小，也就核桃般大，但是很诱人。说实话，那时我们一帮穷孩子谁也没见过这玩艺儿呢。又听说这

玩艺儿不开花能结果，自然更是馋涎欲滴、蠢蠢欲动了。只是许先生家住在里院，自家的月亮门一关，是无法破门而入的。一群猪八戒想吃人参果想得要命的馋孩子，太想尝尝无花果的味儿了。

人多目标大，一天中午，我没有午睡，悄悄溜出屋，只叫上一个小伙伴，两人狸猫一样翻墙而入小院，许先生正酣然入梦，我们小哥俩没敢多摘，每人只偷偷摘了一个，用嘴轻轻咬下一小角，一股浓浓蜜蜜的甜味袭上心来。尤其是果肉的滋味一直到现在也难忘，它不像苹果梨那么脆生生的；它软软的、绵绵的，也不像香蕉，而比香蕉多汁水；黏黏的、蜜蜜的，很像信远斋的果酱。真的，我从来没有尝过这样的水果。一个小小的无花果，竟像吮吸棒棒糖一样吃了好半天，舍不得一下子吃完。

以为偷吃无花果的事，只有我们两个小伙伴知道。谁知还是走漏了风声，竟有好多小馋猫如法炮制，结果许先生的这株无花果算是遭了殃，风卷残云般枝叶飘零，气得许先生索性把无花果连根拔掉。第二年秋天，全院再闻不到无花果香。也就是从那时开始，我再没有见过无花果。北京水果店卖过许多南北时令水果，甚至连泰国的番荔枝都卖过，惟独未曾见过卖无花果的。人事沧桑，风雨飘泊，我也再没有想起过它。人生该记住的事太多，便把它忘得那么彻底、那么干净。

谁想到呢，竟在库车和它不期而遇！它竟然变得这般肥硕阔大，莫非和我们这帮调皮的孩子一样度过了三十多年的时光也长大了吗？见到无花果，我真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心情。忽然想起：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大院首先拆除了许先生家的院墙和月亮门，然后在当年曾摆放过那盆无花果的高台阶上批斗许先生的情景，心中不禁百感丛生。许先生早已含冤故去，他却曾给予我一个苦涩童年中蜜一般甜甜的回忆。

在库车县文化馆，我见到了无花果树，足有一人高，阔大的叶子迎风摇曳，叶子结满肥大的无花果，虽不色彩艳丽醒目，却实在甜如蜜汁，浓郁醉人。这种果树像塞外健壮敦实的小伙子。我想起许先生的那盆无花果，却是那样纤细柔弱，或许北京的水土不适合于它，还是它当时没有完全长大？

主人请我们品尝无花果。这果实委实太大，我只吃了一小角。实在没有料到，半夜竟上吐下泻不止，肚子里翻江倒海直至天明不辍。不知为什么三十多年久违的无花果，竟会如此无情地惩罚我？

冻 酸 梨

冻酸梨永远是北大荒一景。

吃冻酸梨必须要北大荒漫天卷地刮起“大烟泡”的数九寒冬。将冻酸梨泡在凉水中，不一会儿梨周身化出一层薄冰，仿佛给梨披戴上一层透明的银色盔甲。这时候，要打开一瓶冻着冰渣儿的松花江牌啤酒，“咕咚”一口酒，“咔嚓”一口梨，酒是透心凉，梨是棒棒硬，吃在嘴里，酒和梨都像冰砣砣，吞进肚里都能化成火，腾腾地直窜上脸庞，立刻烧红两腮。冰生火，火化冰，冰火交融，满屋生辉，是只有这冻酸梨才能奏出的功效。觥筹交错之间，咽一口冷气，呼一口热风的劲头阵势，颇像闽南人的功夫茶、日本人的茶道、西洋人的西式大菜，而且少了他们的繁文缛节，多了只有北大荒才有的粗犷豪放和雄浑道劲。

很难忘。纵使以后吃过山东莱阳梨、安徽砀山梨、新疆库尔勒香梨、四川苍溪雪梨，以至欧洲的洋梨，都很难忘北大荒的冻酸梨。虽然那些名贵梨种各有特色，却都没有冻酸梨独具难再的味道。这实在是敝帚自珍、无可奈何的事。

那年中秋节，是我到北大荒插队的第一年。在北京正是秋高

099980

气爽的好时节，北大荒却飘起了雪花，地冻得镐头刨下去只露牙咬过一样浅浅的白印。我们正在七星河旁修路，心里却惦记着晚上的团聚。哥几个商量好了，大过节的断肠人在天涯，要喝个一醉方休。工地四周是茫茫无边的雪甸子，除了风就是雪。秋子自告奋勇去富锦县城为大家采购。秋子是我们的司务长，个子不高，人长得敦敦实实，腿粗壮有力，在学校里曾在校队踢过足球，就用那两条腿向九十里地以外的富锦县城进发了。我们不知他能为大家采购些什么好吃的回来？也不知他踩着雪窝子走了多远才截上一辆便车？等他回来的时候，天已经落黑，白茫茫一片，雪花还在纷纷扬扬飘着。一撩帐篷门帘，秋子一身雪，眉毛、嘴和下巴全是呵气结成的冰茬儿，那样子像从南极乘着雪橇奔来的圣诞老人。

“他妈的！除了酒什么也没有卖的！”秋子先骂了一嗓子。这比大家预料的还要坏，那年月买花生仁儿要本，但罐头总还行吧？谁想到一赶上过节，小小县城连罐头都一销而空。

秋子骂完，“咣啷”把书包往地上一撂，打开书包，“哗啦”倒了一地黑不溜秋、圆鼓噜嘟的东西：“就剩点子这玩艺儿了，我全‘包圆儿’了！”

一时，我竟没看出这东西是什么，猜想兴是冻土豆。没想到这黑皴皴的家伙就是冻酸梨。明戏的人早端来满满一洗脸盆水，把冻酸梨全倒进盆里，水溢得四处都是，欢声笑语夹着怨骂牢骚淋漓尽致荡漾整座帐篷。

等得不耐烦的人先从脸盆中捞出冻酸梨，沉甸甸的、黑乎乎的，像捞出个实心铅球，塞进嘴里就啃，冻得牙花子直打颤。有经验的人等着冻酸梨四周挂上厚厚的冰片，才将梨捞将上来，“砰砰”往墙上一磕，冰掉梨现，咬一口梨，就一口酒，滋润劲儿，似乎每根汗毛都舒展开了，似乎忘记外面的天寒地冻风雪呼啸。

我学着有经验人的吃法，将梨的披挂脱下，梨依然非常的“拉菲克”一样浑身黝黑，只是隐约能看见黑中泛着黄色的小斑点，让人依稀想起梨皮原本的模样。咬一口，先感觉是凉，然后是酸；待凉和酸劲过去之后，一股微微的甜、淡淡的香味才开始在舌尖蔓延开来，像冬天泡在冰河中游泳，像顶着风雪跑进燃烧着篝火的营帐，像失去了妈妈很久、很久，突然扑进她温暖的怀抱……

那个中秋节，多亏有了这冻酸梨！

一晃，离开北大荒十七年了，再也没尝过冻酸梨。北京有许多品种各式各样的梨，唯独没有冻酸梨。真想——想这冻酸梨！

椰子

从小时候就知道南国的椰子。北京很少有卖的，即便那时有，靠爸爸可怜的工资，也买不起它。童年、少年以至青春开始，椰子只存留在画报上、电影中和我们的梦里。

我很快就长大了，童年和少年很不经挥霍。我去了北大荒，弟弟去了青海。那时候，都是很时髦的地方，犹如现在年轻人去深圳、去海南淘金一样热，大有天涯何处无芳草，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气魄。第一次探亲回家，我和弟弟相约如期而归，正是秋天，国庆节前夕。那一年，北京城不知怎么有那么多卖椰子的，一时勾起了我和弟弟儿时就冒出过的馋虫，颇想买上个椰子抱回家，让年老的爸爸、妈妈一起尝尝这浑身是毛的怪家伙究竟是什么滋味。那时候，我们都有了工资，再没有小时候手心朝上向爸爸、妈妈要钱的艰难和拮据，相反可以显示一下自己的气派，为父母尽尽孝心。我和弟弟回家向爸爸、妈妈一说，两位老人直摆手：“买那管生干什么，白花钱！”但我和弟弟都看出他们心里实际盼着我们抱回个椰子尝尝鲜。

总觉得探亲假还长，还有许多事要做，便把椰子放在节目单的